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明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　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十二附見二

南齊蜀部會州寺沙門釋法凝傳一

周益部沙門釋僧崖傳二

周雍州逸沙門釋普圓傳三

隋終南山沙門釋普濟傳四　又普濟

隋京師郊南逸僧釋普安傳五

隋九江廬山沙門釋大志傳六

唐偽鄭沙門釋知命傳七

唐京師弘福寺釋玄覽傳八

唐京師弘善寺釋法曠傳九

唐終南豹林谷沙門釋會通傳十

唐梓州沙門釋紹闍梨傳十一

唐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傳十二

釋法凝會州人也俗姓龐氏初齊
武帝夢遊齊山不知在何州縣散
領天下覓之時會州父老奏稱去
州城北七里邑人山是舊号齊山武
帝遣於上立精舍度僧給田業凝
以童子在先得度專心持戒道德
日新月六年三齋供不斷但以坐
禪爲念出禪則誦經恒常入禪百

姓爭往看而不敢入唯於窻中遙
見動經一月出猶不食大德名僧
多往勸之雖復進食漸漸微少後
年至七十於佛像前置座而坐初
燒一指晝夜不動火然及臂諸人
與弟子欲往撲滅及有叫喚者復
有禁止不聽者臂然火皷彌熾遂
及身七日七夜時俗男女有號哭
自搥者又有頂礼讚歎者至身盡
唯一聚灰衆共埋之於上起塔今唯
有一精舍在餘皆摧滅

釋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晉義熙
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儴三百家
隨軍平討因止于廣漢金淵山谷
崖即其後也而童幼少言不雜俳
戲每遊山泉必先礼而後飲或諦
視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
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
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
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
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擔斷纖
矣遂燒其纖具時儴首領數百人
共築池塞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

彼觀望忽有異虵長尺許頭尾皆
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
穫衆奔散虵便趣水舉尾入雲赤
光遍野久之乃滅尋尒衆聚具論
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虵
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
而隄防决壞時依悉禪師施力供
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澁舉動若
癡然一對一言時合大理經留數載
無所異焉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
命之取火乃將大鑪炎炭直頓於
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
乃正色荅曰須火却寒得火嫌熱
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由得道禪
師謂曰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
崖即應聲將指置火中振吒作聲
乎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
未即行敬又以他日諸弟子曰崖耐
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
而忻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
具諸禪師禪師嘆未謂曰汝於此學
佛法更莫漫作舉動或乱百姓荅曰
若不著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

便足禪師達度出家自為剃髮但覺
騎驢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
地謂不作礼曰崖法師来為我作
師我請為弟子崖謙謙而已既法
衣者體四輩尊崇歸命輸誠無所
遜措或有疾病之處往到無不得
除二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
力尚強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
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
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
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号
以為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
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
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為空答
曰四大五根復何往耶衆服其言
孝愛寺兊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
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礼敬解
衣施之顧大衆曰眞解波若非徒口
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
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
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
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
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𤋮又說法

[illegible]

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煙焰俱熾以日
繼夕並洗二手眉目不動又為四衆
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頭
微笑時或心念私有言者崖顧曰我
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
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
空燒此手何異樵頭耶於是大衆懍
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末劫輕
慢心轉薄汝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
過馬耳今為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
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閭境士女聞者
皆來遶數萬並崖夷然登靜容色不
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
雨飛將露清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
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
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
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
乃以口齧新生五骨狀而折之吐施
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
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
上空中或見大羊龍蛇軍器等象少
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
睡三昧可五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

愛寺導禪師戒行清苦耆年大德捨
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捷為
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
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
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陁曰汝
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
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
餘万衆擁輿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
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為衆說法時舉
目視炭薪積欣然獨笑乃傾右脅而
卧都無氣息狀若木偶起問曰時將
欲至仍下足白僧曰佛法難值宜共
護持先所積柴疊以為樓高數丈許
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
樓遶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端
坐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懼曰
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
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
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畏之
五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
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
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
復一禮身踣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

皆化惟心尚存赤而且濕用腸脾胃
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
雖卷而心猶如今紀法師又命取
葬于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
有聞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
我身可盡心不壞也衆謂心神無形
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留以
一心之不朽也然崖自生及終頻現
異相有數十條曽於一家將欲受戒
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
推問有揚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
因吏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
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輩後私發願曰
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
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
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即
食一切父母眷屬肉矣必欲食者當
如死屍中蟲蟲即肉也又曰有六時
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
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見其言
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致問不久而
滅於是佛與翹心精進繞塔念誦又
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導

一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能滿觀其感
被皆崖力也初登業捿沙門僧育在
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
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捿邊久久乃
滅又初契曰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
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
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
代衆生受苦為實得不答曰既作心
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
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猶如
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
時普法師又問曰二家共諍大義終
莫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是緣
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
諦何者為定崖曰佛即無相無別異
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相本
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
崖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獄代苦衆生
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
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時衆生
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成佛今菩
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殊
墮答曰前段衆生已得藥王意令衆

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
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
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
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
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
行也坐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
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
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
妄輕也及將動火也皆覩異相或見
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
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紫
樓之上如日出形并雨諸花大者如兩
斛樂許小者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
下接取非一振觸皆消又聞大鼓磤磤
深遠久久方息及崖滅後郫縣人於郫
江邊見空中有油絡輿崖在其上身服
斑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
僧皆罩竹傘乘空西沒又潼州靈果
寺僧慧崇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
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
來翳日簷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
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花旛香煙
滿空繽紛大眾通見又初收心舍利

至常住寺中皆見花葉含咸光等庭
宇又向迦臧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
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
彌來把稟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為四
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夫
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
爆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曰
我在益州詺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
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
在於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
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
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天花如
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
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
日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
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
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
將欲解素私自評論時屬二更忽聞
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
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
從後走趁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
後八月中獠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
頂行獵搦箭聲弩舉眼望禽忽見崖

騎一青麞獵者禱曰汝在益州已燒
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謹道許誰人可
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
作因矣便尒別去又至冬閒崖兒子
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万衆舉
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
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
指前鷄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
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
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
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
委故其徃徃現形豫知人意率皆此
也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氏三寶録
并益部集異記
釋普圓不知何許人聲議所述似居
河海周武之初来遊三輔容貌姿美
其相偉大言頗弘緩有丈夫之神采
焉多歷名山大川常以頭陁為志樂
行慈救利益為先人有投者輙便引
度示語行要令遵苦節誦華嚴一部
潛其聲相人無知者弟子侍讀後因
知之然而常坐繩牀斂容在定用心
弥到不覺經逼晨夕有時乞食暫往

州來彡依林菴取靜思惟夜有强兒
形極可畏四眼六手手持曲捧身毛
垂下徑至其前圓怒目觀之都無怖
懾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惡人從
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
眼即欲剜施便從索手遂以繩繫腕
者樹齊財斬而與之心閑受地頃乃
闡知因斯卒于郊南興川也諸村哀
其苦行爭欲收葬衆議不決乃分其
屍爲數段各修塔焉
釋普濟雍州北山互人初出家依止
圓禪師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
世跏坐修禪至于沒齒栖遑荒險不
避豺虎雖遊浪物表而手不釋卷嘗
誦華嚴依而結業因佛法淪廢便投
太白諸山行不裹粮依時啖草咀嚼
咽飲都不爲患願像教一興捨身供
養修普賢行生賢首國開皇之始大
闡法門恩願既滿即事捐捨引衆集
于炭谷之西崖廣發弘誓自投而殞
遠方塡赴充于巖谷爲建白塔于高
峯焉近貞觀初有山居沙門普濟者
立操操勇貞專自圖恒遊名山習誦

經典大品法花偏所通利其所造集
多誦兩經仍隨文句時重解釋者氣
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數万衆中無不
聞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關擁時經
邑落還居林靜貞觀度僧時以濟無
貫擢預公籍住京師光明寺衆聚山
結樂聞經音濟斯諠擾遂遁名逃
隱不測所之有說今在終南幽巖獨
坐傍繞山果須者負還重更追尋便
失來徑余曾同聚目悅斯人衣則百
結相連鉢則纔充受用汲灌瓦瓶麻
緪繫頸坐則籍草晹無著地驍悍果
敢睹盡莫欺節約儉退利賊潛迹言
論所指知足為先談授正義如行為
最所以一坐說法施積如山曾無顧
涉任委監護乃重惟曰城邑所属五
欲為根余力既微無宜自陷遂逃遁矣
釋普安姓郭氏京地涇陽人小年依
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陁捐削世務而
性在和忍不意怨酷或代執勞役受
諸勤苦情甘如薺恐其事盡晚投藹
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讀誦禪思
準為標擬因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

之拔梓合西坡深林自庇鄣居世表
絜操泉石連蹤由甫又引靜翔法師
同止林野拔釋幽與旨尋玄理加以
道修苦行亡身為物或露形草莽施
諸蚊虻流血被身初無懐憚或委臥
乱屍用施豺虎望存生捨以祈本志
而虎豹雖来皆嗅而不食常懐介介
不副情願孤踐待蹤異途食噉于時
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重不許
逃難京邑名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
投骸未委安乃捴召詳集淵渚其心
幽密安處自居顯露身行乞索不懼
嚴誅故得衣食俱豐修業無廢乱世
知士安其在數時有重募捉獲一僧
賞物十段有人應募来欲執安即慰
喻曰觀卿貪窮當欲相給為設食已
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
許道人民閑你復貽急不許道人山
中若令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
須撿挍又周臣捇白澤者奉勅傍山
搜括逃僧有黨告云此梗梓谷內有
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與俱至澤語
當曰我不得見宜即放還於是梓落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第十三張　明

復歸所止前後遭難咨無私隱皆見
解勉例如此也時諮法師避難住義
谷杜映世家握室藏之安被發遣因過
礼覲諮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亮多
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
曰今蒙脫難乃惟花嚴力耳凡所祈
誠莫不斯賴因請諮還山親自經理
四遠承風投造非一諮乃與安更闢
其所住具如別傳隋文創曆佛教大
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揀擇一合
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惟安
欣然重復不爲名馳依本山居守素
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煙霞
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
合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止
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損出
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破
龕窟石遂依言遂避餘所大衆共怪
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
壁澗左有索頭陁者川鄉巨害縱橫非
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
弓挾刃攘辟挽弓將欲放箭箭不離
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夜

相逼振遠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
救安曰吾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
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
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
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
斗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
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来為
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令懺
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
者来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冥
而不出口噤無言卿尋歸懺復道而
返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来
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巳經兩宿
經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鄠縣
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
驛村五里遙嘆程暉和何為不見迎
耶連嘆不巳田人告曰和巳死矣無
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
至其村厲聲大嘆和遂動身旁親乃
剖所經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嘆之
和即屈起匍匐就安令屛除棺器復
一若坐以當佛坐令和遶旋尋服如
常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来投乞

救安曰放命遊湯非[illegible]也便逆命
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崇尚其例衆
也皆来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略
述一兩見明[illegible]老母者病臥
牀枕失[illegible]女思見安形
會其母[illegible]母既見不覺
下迎[illegible]起[illegible]日遂失病所
在于時[illegible]齊集合率音
樂巡家告令[illegible]大[illegible]中田
遺生者家逆[illegible]有四女妻者樊
布齊脒而已四女[illegible]追無絛線大
女名華嚴年已二十惟有麤布二尺
擬充布施女引村衆次至其門懸斯
貧苦遂度不入大[illegible]念由我貧煎
不及福會今又不[illegible]來償此周遍
求物閒介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甍
一把[illegible]用塞明孔槐取抖擻得穀
十餘援以成米將前布擬用隨喜
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
供所以[illegible]遥擲衆中十餘粒米
別奏[illegible]國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
種得竭貧行施周布來報輒以十餘
莒米投飯甑中必[illegible]誠貧業盡者

續高僧傳卷第廿七　第十八張　田

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
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
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
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云田遺生安
之願也齊合齊者獲粟十斛尋用濟
之安講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令
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屢雖隱
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
救贖勸修法義不煞生邑其數不少
嘗於龜側村中縛豬三頭將加烹宰
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餘增長索錢
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
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
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
贖豬既見諠競因從乞酒行飲行儛
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
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髀肉
曰此彼肉耳豬食糞穢尒尚啖之況
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
放豬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𡎺觸若
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
豬絕嗣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
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

衆紀弥衛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為皇
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
名雖帝寺常處巖阿以大業五年
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
十遺骸葬於終南起塔在至相寺之側矣
釋大志姓顧氏會稽山陰人發蒙出
家師事天台智者[顗禪師]其形神瀟落
高放物表因名為大志禪誦為業苦
節自專四方名所無遠必造而言氣
清穆儀相貞嚴故見者斯睞知非凡
器開皇十年來遊廬岳住峯頂寺不
涉公名不預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閑
雅絕能清轉使諸聽者忘疲後於花
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頭陀為業
孑然一身不避虎兕閑有惡狩輒往
投之皆避而不敢山粒本絕終日忘
食或以餘果供命而已外覩不堪其
極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經于七載禪
業無斷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屏
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一至於此乃
變服毀形頭擐孝服麁布為衣在佛
堂中高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
寺僧慰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

愛盡此形骸仲明西投耳遂往東都
上表曰願陛下興顯三寶當然一臂
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勅設大齋
士衆遍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
鐵揣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
斷肉裂骨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
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于時大
衆見其行苦皆痛心貫髓不安其足
而志雖加燒烙詞色不變言笑如初
時誦法句或嘆佛德為衆說法聲聲
不絕臂燒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
加坐而卒時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
至終結操松竹冬夏一服無禦纖纊
布艾麁素自此為常形極鮮白唇如
丹畫裾垂半脛足蹋蒲屩言氣爽朗
調逸風雲人或不識詰所從來者便
將召告曰余九江廬山福林寺小道
人大志耳又善屬文藻編記明切撰
願指文七十餘紙意在共諸衆生為
善知識也僧為强鄉難奉信者有見
與指無不掩淚今廬山峯頂每至暮
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此傳指用
曉道俗合衆皆酸結矣

續高僧傳卷二十七 第十二張

釋智命俗姓鄭名頲滎陽人族望清
勝文華贍世詞鋒所指罕有當之初
仕隋為羽騎尉班位斯薄進官流俗
俗歷講會食後法興就耕于寧州大
業初年偉射揚素因事往彼乃遁名
謁見與語終日素曰觀卿風韻殊非
鄙俗所懷乃廓爾偉器可且擢扨
辱尋當徵召及文德作氣搜訪詢能
素遂拔之對晤言侍應變不一有令
試以三百對語一遍授之獲無遺漏
致大重敬遷為中舍人官至五品及
元德太薨不往於世遊聽三論法華
研味積年逾深信篤皇泰之初越王
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偽鄭開明建
任不改深講唐略有國惟寄于斯時
也今上往損天策御兵西苑李密
張儀結咆休洛汭世充獨固一部內
外前迫上下同懼類莫斯矜梗情慕
出家頻請鄭主為國修道既不遂志
惟思剪剃不果形科衣則潛藏方半
諸經書則緝理公政斯須不替經四
十日誦得法華揚滿自襟史心出俗
又勸婦氏歸宗釋教言既切至即從

從之更手剃髮頭語妻曰吾願滿矣 續高僧傳第二十七
不死而生當啓鄭主一不可介也便滋
服擧錫徑至宮門去鄭通報已迎家
故来奉謁世充不勝悽哽下勅斬之
須聞喜曰吾願又滿矣欣笑来然行
至洛濱時惟旭旦未合行决輿曰若
為善知識者願早見過度不介尋遲
被放不滿本懷于時道俗圍繞勸引
至暮而頸厲色昌言不許因即斬之
尋有勅放既而不救舉朝悲恨即偽
鄭開明之初年也初頸從吉藏法師
聽講有僧告曰觀卿頭顱頷頷有富
貴相但以所眛後顧恐不得其終頸
曰豈非傷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願
嘗見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紛
擾不定便就後世生死絡一期也定
不能免向如發正願緣勝境心力堅
明不有馳散刀落命終神爽自在豈
不善乎故頸之臨刑遍礼十方口詠
般若索筆題詩曰幻生還幻滅大幻
莫過身安心自有處求人無有人與
諸知故別已合眼少時曰可下刀矣
尋時斬之面貌熙怡有逾恒日妻為

此云居見住洛州寺也 [illegible]十二張 明字
釋玄覽姓李隨州房子人兒李五人
家處其末伯父任蒲州乃累令父而
無子養之若親年十二心慕出家探
見俗過迷逝山合北達汾州起禪
師所見其言情博達即從出家令既
失之遣人羅捕雖復歲窮不免捉獲
口太身虽伯可心集諸佛終無俗志
願深毀也伯乃懸而放之貞觀年初
入京參慶配名弘福常樂禪誦禮悔
為業每語法屬曰雖同恒業而捨欲
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月初脫諸衣
服捴作一襆付本寺僧惟者一覆單
衣竊去至京東渭陰洪陂坊側旦臨
渭水稱念礼訖投身渰中衆人接出
覽告衆曰吾擬捨身命久矣意欲仰
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行幸勿固
遮两坊其業衆悟意故乃從之即又
入水合掌稱十方佛廣發弘願已投
于旋渦中三日後其屍方出村人接
之起塔本寺恬其不歸顧問無處便
開衣襆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世
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

雖沿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極波
羅蜜如薩埵投身尸毗割股魚王肉
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教附後塵衣
物衆具任依佛教臨終之人多不周
委同學等見其遺文往尋究六
釋法曠姓駱雍州咸陽人少有異節
偏愛儒素後聽弘善寺榮師大論榮
師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創染玄業便
悟非常資學之勤不出門院年十六
講解前論道穆京華酬答泠然無替
玄理專修念定無涉時方無量壽經
世稱難誦曠聞試尋一日兩卷文言
闇了故其誦持罕有加者自尒藏經
披讀以爲恒任文理所指問無不知
願諸布薩人多說欲乃自勵心力立
誦千遍數句之間便得滿願性樂儉
約不尚華靡故其房中無有氈席滿
院種莎用擬隨坐頭陀行也勗誡門
人惟存離著以末代根機隨塵生染
故也年登知命便袒三衣瓶鉢以外
一無受畜卓然正色懍懍風霜人有
與語惟言離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
每曰余惟生死滯著無始輪迴生厭

者希元歎又步常懷怏怏欲試捨之
以貞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終南
山在炭谷內四十里許脫衣掛樹以
刀自刎既獨自殞無由知處諸識故
等至八月中方始訪得其遺身頌云
又逝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歎
生死獨世難度捨必捨身先節食服
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花幡蓋列衛而
往西山子夏學巖面西斂容衆唱善
哉咸送隨喜乃放身懸墜至地起坐
及衆就視方知已逝博訪遺身其類
甚衆且隨略出示為一例餘者蓋闕
釋會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欲道
檢遊泊林泉苦節戒行是其頤習投
終南豹林谷潛隱綜業讀法花經至
藥王品便欣厭捨私集柴木誓必行
之以貞觀末年靜夜林中積薪為龕
誦至藥王便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
俱盛卓尒加坐聲誦如故尋尒西南
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
身火俱滅乃收其遺骨為起白塔勒
銘存焉貞觀之初荊州有比丘尼姊
妹同誦法花深厭形器俱欲捨身節

為衣食欽崇苦行服諸香油漸斷粒
食後頓絶穀惟餌香蜜精力所被神
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燒身以貞觀
三年二月八日於荆州大街置二
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惟出
面目衆聚如山歌讃雲會誦至
燒處其姉先以火柱妹頂請妹
又以火柱姉頂清夜兩炬一時
同耀焰下至眼聲相轉明漸下
鼻口方乃歌滅恰至明晨合坐
洞舉一時火化骸骨摧朽二舌
俱存合衆欣嗟為起高塔近并
州城西有一書生年二十四五誦
法華經誓燒供養乃集數束蒿
乾籠之人問其故密而不述後
於中夜放火自燒及人往救火
盛已死乃就加柴薪盡其形蔭
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寓求
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部惟
行念佛弥陁淨業既入京師廣
行此化寫弥陁經數万卷士女
奉者其數無量時在光明寺說
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

淨土不尋曰念佛定生其人礼
拜說口誦南無阿弥陀佛聲聲
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
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
聞臺省

紹闍梨者梓州玄武人也俗
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見一
蟲甚瘦又將一子於洞中取
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嘆
曰此蟲應在深山今乃出路
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
此飢渴乃脫衣往卧蟲前蟲
乃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
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
於州界蟲暴非常三五十人
持仗不敢獨行言人既多絕
乃往到其處立茅苫坐蟲並
遠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
乃見疾謂弟子曰我欲露屍
乞諸蟲鳥而處嫌我身生
尚不食豈死能當可棄之絕
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
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乃収

葬之
釋道休未詳氏族住雍州新豊福緣
寺常以頭陁為業在寺南驪山幽谷
結草為菴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鉢
持錫出山乞食飾鉢滿已隨處而食
還來菴所七日為期初無替廢所以
村野有信尅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
歡笑先言早詞問訊行說禁戒誨以
慈善諸俗待其食已從受歸戒送入
山門然後乃返積四十餘載貞觀三
年夏內依期不出就菴看之端拱而
卒衆謂入定於傍宿守乃經信宿迫
而察之方知氣盡加坐不腐儼若生
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虫傷也
四年冬首余往覲焉山北人接還村
內為起廟舍安置儼形雖皮韁骨連
而容色不改加坐如故乃於其上加
漆布焉然休出家已來常袒三衣不
服繒纊以傷生也又所著布衣積有
年稔塵朽零破見者寒心時屬嚴冬
忽然呻噤即合脫三衣露背而坐冷
厲難耐侵取一重披之遂便覺暖自
誡勸曰汝亦易誑前後俱冷俱是一

衣如何易奪遂覺暖也汝不可信當
為彼師或時欲補衣以布相著欲加
縫綴所使入定後出之時收而乞食
斯事甚以死要生業道者罕有蹤也
余曾參翻譯親問西域諸僧皆以布
氍而為袈裟都無絁絹者縱用以為
餘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龜茲于遁諸
國見今養蚕惟擬取綿亦不熬害故
知休之慈救與衡岳同風前已廣敘
恐迷重舉自餘服翫妄可言矣

論曰竊聞輕生徇節自古為難苟免
無耻當今為易志人恒人之傳列樹
風猷上達下達之言照揚經曲皆所
以箴規甫度開導精靈惟道居尊惟
德生物故能薫志通塞兩遣是非體
流縛之根源曉想倒之條緒也是以
達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塵無性鑒命
竿之若流惟心生滅由斯以降同是
幼居妄有智者而能常保然則宅生
附世經取未捐寄以弘因用清心或
或權拉以加惱辱或抑制以事奴豁
或焚灼以拔貪源或刻劓以窮癡本
捶身為炬且達迷途然靡為明時陳

報德出燈入鏁之相其蹤若林内山
乳海之能倫開前等斯撥倒我之宏
根顯坏形之可欺以將崩之朽宅智
金剛之法身經不之乎誠至言矣若
夫學生所貴握貴者形就而揆之其
實惟命大聖成教豈虛搆哉故藥王
上賢焚體由其遍頓下凡仰慕灼爛
寧不失心然倡崖正身於掻焰言聲
不改大志刳肝以熱鐵神操遍新玄
覽致命於中流雖出還没法安之形
於纏綿故免來拔是知操不可奪行
不可摘誠可嘉乎難行事全復有引
鵬樹未條内林中舒顏而臨白刃合
笑而受輕厚並如本紀又可嘉哉然
則四果正士厭身而避謗徒八千受
決讓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
何情而脱苦自非懐安曠涵行杜我
人觀色相為聚塵達性命如風燭故
能追蹤前聖誠宗像末之寄乎或者
問曰夫映生者當拔生因豈斷苦果
而推集本未聞其言請為陳之斯並
言也不無恒致且集因綿亘如山之
相属拔為集本如煙之待搆生重椎

身隨重而行對之如世之病往形而
設方術故焚溺以識貪瞋癡虛以攻
癡惕斯業可尚同靜觀而緣色心斯
道可崇等即有而為空也必迷斯迷
謂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
經一句勝捨多身世諺所貧唯斯人
也但患聞而不行更增常結何如薄
捐支節分遣著情聖教包羅義含知
量自有力分虛劣妄敢思齊或呻啤
而就終或邀激而起雖前傳所評何
世無耶又有未明教迹婬惱纏封恐
漏初篇制從闡諍訟誕為德輕侮增
倫聖教科治必有深旨良以愛之所
起者妄也知妄則愛無從焉不曉返
檢內心而迷削於外色故根色雖削
染愛逾增深為道障現充戒難尚須
加之擯罪寧敢依之起福又有臨終
遺誡露骸林下或沉在溷流通資神
泳或深瘞高墳豈碍絕德或乘靈
望遠知人或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
神或灰骨塗像以陳身本之供鏤骨
剮削調遣塵勞剡回支解言歸情性
斯途眾矣因而敘之旦夫陳屍林薄

以袪歸依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
以之重勸得失相補惠能兼濟遂有
坐蛆漏於內外烏隨啄吞狼藉膏於
原野傷於慈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
焉火葬焚以蒸薪水葬沉於深淀土
葬埋於岸旁林葬棄之中野法王輪
王同依火祀世重常習餘者希行東
夏所傳惟聞林土水火兩設世罕其
蹤故瓦棺虞棺廢林薪之始也夏后
聖周行瓦棺之事也殷人以木措櫝
藤緘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雖明
變葬行者猶希故掩骼埋胔而塵也
上古墓而不墳未通庶類赫胥盧陵
之后現即因山為陵下古相沿同行
土葬紜紜雖紀故且削之若乃禪行
紀言導後葉之清緒施輪樹塔表前
德之徽功阿含之所開明即世弥其
昌矣至於埋帚塔側尚制遠撤邊坊
親用骨塗寔乃虛通謟附又有厭割
人世生送深林廣告四部望存九請
既失情投僶俛從事道俗讃善傾從
相催噸感不已於身嚴壑據律則罪
當初聚論情則隨興大捨餘有削略

貲疣雖符極教而心含不淨多存世
染必能曠蕩無寄開化昏迷故非此
論所詳自可仰歸清遠而世或多事
妄行斷粒練形以期羽化服餌以却
重尸或呼吸沆瀣或吐納陰陽或假
藥以導遐齡或行氣以窮天地或延
生以守慈氏或畏死以求邪術斯蹤
極衆焉足聞乎並先聖之所閑鍵後
賢之所捐擲方復周章求及追嘗時
澆負鑱陵峯望五芝之休氣揞鍬赴
壑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為吾賢用
滛祀為終志畢從小朴未免生涯徒
寄釋門虛行一世可為悲夫是知生
死大期自有恒數初果分齊餘未詳
論而忽爾以凡心籌諸聖慮通成愚
結知何不為然則寒林之動庸識因
悟無常捨生而存大義用開懷道全
身碎身之相權行實行之方顯妙化之知
機通大聖之宏略也水清有著終果
言於厚葬虛心不賞則任物之行藏
斯道不窮固略言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七

遺身篇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